

舞動人生

林莉莉、陳麗音

時：現代

地：香港

人：郭明健——男，二十歲，香港出生，大學生

健父——五十多歲，外省人，生意失敗，負資產

健母——五十歲，廣東人，家庭主婦

健童年——約八歲

中年男子

男、女跳舞者

護士

演出語言：以普通話為主，健母、中年男子和護士操粵語，間中夾雜一些不純正的普通話。

第一場：海旁

(深夜時分)

(台燈暗，播著電台粵語節目。)

(台燈漸亮，健父在海旁岸邊徘徊，動作有點怪異，時而像在跳舞。)

(不遠處有一中年男子，邊喝酒邊釣魚，旁有一收音機。)

(電台播出「新鴛鴦蝴蝶夢」——普通話版本。帶醉的男用不純正的普通話跟著唱。)

(健父聽得不耐煩，看看男。)

(男沒察覺，繼續唱。唱到「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時，健父打斷他。)

健父：請你不要唱好嗎？

(男錯愕，把收音機聲量收細。)

男：你說甚麼？

健父：(重複)請你不要再唱好嗎？

男：你叫不要唱？

(健父不理他，喝酒。)

男：你不是覺得我唱得很難聽吧？想當

年，人家都說羅文也沒有我唱得好聽，他那首……

健父：(打斷男、煩躁地)不是你唱得難聽，只是我……

男：他那首「前程錦繡」，整條廟街誰不知我唱得比他好？(模仿羅文唱腔，開始唱)「斜陽裡氣魄更壯，斜陽落下心中不必驚慌，知道聽朝……」

健父：(有點惱，站起)好了好了，不要再唱了！你唱到我煩得想死了！

男：(唱)何必呢？何必呢？(用不純正的普通話)老兄，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何必自尋煩惱？(喝酒)

健父：誰說我自尋煩惱？

男：不是自尋煩惱？難道是自尋短見？

健父：你胡說！

(男的魚竿動起來。)

男：(興奮)上釣啦！

健父：(用手勢示意)上吊？

男：(見健父的手勢，大驚)你千萬不要上吊……

健父：(指著海)你看海……

男：對，來到海邊，不必上吊。

健父：你的魚……

(男拉起魚竿，魚餌不見了。)

男：(罵起來)跑了，真該死！

健父：他們就像魚一樣，竟然跑了……我真笨……我該死……(望著海水)

男：(見健父神情怪異，向健父)你怎麼啦？

健父：(像沒聽見，自語)二十多年的夥伴，吞掉我的一切，竟然跑掉了，甚麼都沒啦！還負債纍纍！

男：(聽不清楚普通話)你夫妻關係不好？太太跑了？

(健父沒理他，仍在自說自話)

男：(不純正的普通話)老兄，老兄，(緊張，粵語)你不是真的想跳吧？

(電台正播放著一首舞曲)

健父：(自語)我真想跳，就像以前那樣，盡情的跳……(雙腳動起來，跳舞)

男：(誤會，從後抱著健父，用不純正的普通話)不要跳呀！不要跳呀！

健父：(掙扎)你幹甚麼？我愛跳就跳，你管不著！

男：(不放)你……你跳下去會嚇跑我的魚！

健父：神經病！

男：是呀，魚會給你嚇得神經失常……

健父：你放開我！

男：(越發抱緊健父)萬事有商量！

(兩人糾纏著)

(電台開始播新聞報道)

(電台新聞報道員：大約半小時前，司徒拔道發生嚴重交通意外，一輛載著二男一女的私家車為閃避一輛迎面而來的貨車，撞向路邊斜坡，嚴重損毀。失事私家車車主姓郭，23歲，連同車上其餘三人，送往鄧肇堅醫院急救……)

(健父驚愕)

健父：(向男)你聽到嗎？私家車車主姓甚麼？

男：這關你甚麼事？你不跳海嗎？

健父：誰說我跳海？

男：你說跳……

健父：跳舞！(再問)是不是姓郭？

男：我姓陳。

健父：我說收音機……

男：你貴姓？

健父：我姓郭。

男：是姓郭。

健父：幾多歲？

男：我今年43歲。

健父：我說收音機！

男：23歲……你不像23歲。

健父：(緊張)甚麼醫院？

男：鄧肇堅醫院急救。

(健父急下)

男：你也去急救？(莫名其妙)難道真的是神經病？

(台燈暗。)

第二場：醫院

(背景聲音嘈雜)

(場外音)

健母：(緊張，有點嗚咽)醫生，我的孩子怎麼了？

醫生：他的情況比較嚴重，下半身神經被壓傷，有可能半身不遂。

健母：(邊哭邊說)醫生，你一定要救救我的孩子，我只有一个孩子，醫生，醫生……

(聲音漸遠)

(黑暗中，一個光圈照著一個男跳舞者在台前出現。)

(男跳舞者跳著，動作優雅，從台的一方到另一方，下。)

(場景已換成醫院病房，天幕前有白紗，時為實牆，時為半透明。)

(病床放在白紗前，斜向觀眾，床邊有矮櫃、床頭燈等，如病房一般擺設，有窗。)

(一個病人躺在床上，頭、手、腳也綁着繃帶，腳吊在腳架上。)

(健父佇立窗前。)

(台燈漸亮，如晨光照進房中樹影婆娑。)

健父：(抽泣)老天爺，您為什麼要折磨我？就是我前世欠您的債，我已經很慘了，

什麼都還給您了！您為什麼還要我的兒子受這樣的苦呢？

(此時健推著輪椅上)

健：(俏皮地)我也猜到您在這兒了，怎麼您總愛在人家的病房裡哭呢？

健父：(回頭見健，抹淚)你醒了？我沒有哭。我怕吵醒你，所以過來(一時語塞)……過來跟他(指床上病人)說說話，好讓他早點甦醒吧。

健：爸，媽擔心你呢！我住院這半年來，你從來沒笑過。

健父：看見你這模樣，我……

健：爸，我要出院。

健父：你還未康復，出院幹嗎？

健：我要再撞一次車，要撞得比上次還爛，因為我的腿再一撞就會好了！

健父：你給撞得傻了嗎？說什麼夢話！

健：(裝作驚訝地)你怎麼知道我是做夢的？

(健父打健的頭一下，責他嬉皮笑臉)

健：我原想說說笑解悶吧，沒想卻捱打。

健父：(仍板著臉)你這小鬼也會悶，哪位護士沒給你捉弄過？

健：悶的是您呀！癩的是我怎麼您還比我難過呢？

健父：我寧願癩的是我！如果天有眼，就不應該讓這些事兒發生！

健：我總算撿回小命吧，您就放過老天爺，不要再罵他老人家了！

健父：但你的腿已經……

健：(緊接)是上帝的恩典！(粵語)讓我「打跛腳唔使憂」！(搞笑地)Hallelujah！讚美主！

(自顧自笑)

(健父嘆氣，別過臉)

健：爸，別這樣吧。

健父：以後的日子……

健：(開玩笑)那得靠您啦！

健父：(自責)我真沒用，白白的幹了二十多年，甚麼也沒有啦！

健：(繼續開玩笑)哎唷，爸，你不要我啦？

健父：不，不，我是說……

健：(不忍心再作弄父)我說笑罷了！(舉起手，樂觀地)我還有一雙手呢！

健父：(不自覺也舉起手)我還有一雙手……

健：你不是想我幫你忙做生意嗎？我還有手，有腦袋，(開玩笑)跑腿我不成，但可助你一臂之力。

健父：(有點激動)我……我……我的搭擋騙了我的錢跑了，我甚麼也沒有啦！還欠下一筆債！

(健吃驚，一時也想不到怎反應)

健父：(看著病床上的病人)有時我想，沒有知覺多好，甚麼也不用理。又或者……或者……死掉就一了百了！

健：我也這樣想過。那天，當我醒來之後，知道殘廢了，真的很難過，在被窩裡悄悄地哭。

(實牆變成半透明，男舞者緩緩步至紗後台中位置)

健父：那天，我在海邊，想不到可以怎樣解決，想到跳……就聽到你出了事……

健：(樂天起來)啊！感謝上帝讓我撞車，不然現在是上帝跟您說話了！

健父：難為你還拿來開玩笑。(嘆氣)

健：要是跳海，不如跳舞。

健父：多年沒跳，開玩笑。

健：開玩笑？不開玩笑又怎樣？(開始陷入沉思)我哭過很多遍，哭乾了淚，我又望著「天花板」在想，我就這樣躺著過下半生嗎？(舞者開始跳舞，由慢漸快)我自小想當警察，癩了理想就泡湯了。

健父：(同時)我自小想跳舞……但為了生活……

健：(繼續)本來我在追求一個女孩子，現在這副長相，休想她會喜歡我。這也不是最

難過，最要命的是，難道連大小二便也要勞煩別人幫忙？(舞者跳得快而有勁)(健故作認真地)我知道我要積極面對，所以我很快有了決定——忘記過去，努力向前，我跟上帝說，(快，粵語)如果我可以再走路，我就出家做牧師！

(健父哭笑不得)

(舞者的動作漸慢)

健：(輕鬆地)別擔心，上帝不讓我倆早登極樂，就是代表有生路可走，(搖頭擺腦地，用粵語)「天無絕人之路」嘛！(向父)爸爸，我想看你跳舞，來(數著拍子)五、六、七、八……

(健父不自覺地跳起舞來，慢慢的)

(舞者徐徐跳著舞，下)

(白紗變回實牆)

健父：(停下來，看著健)但以後的生活……

健：“Tomorrow is another day”，希望在明天嘛！(把輪椅稍移向台前)如果要我愁眉苦臉地過下半生，(稍頓，認真地思索)我寧願現在就撞死算了！(假裝撞向牆)

健父：(急)Attention！

(健立即挺直身子，敬禮)

健：(回頭望父，一臉委屈)我不是要撞死……(俏皮地)我裝死嚇唬您吧！

健父：(帶點怒氣)我不許你再拿這個來開玩笑。(放鬆一笑)沒想到這點子用了二十年還管用！

健：小時候我真傻，竟然相信您說，(扮父)「小孩要先在家裡受訓練，才可以加入正式的童子軍啲。」那時候就像軍訓一樣，一聽到“Attention”就要敬禮，害怕違反軍紀而不能參加童子軍。

健父：你小時候，我和你媽也要上班，哪有時間帶你去參加這個那個什麼的，所以只好用這個法子滿足你吧。

(護士上)

護：郭明健，你怎麼跑到這裡了？是時候吃藥了，快回到你的病房去！

健：(向護士)哎唷，你來得真及時。要不，我又要聽我爸長篇大論了……(向父，做了個鬼臉)

(健隨護士下)

(健父欲隨其後，健童年喊他)

(燈光轉變)

健童：爸爸。

健父：(回過頭)怎麼？還不去睡覺？

健童：(吞吞吐吐，垂下頭)明天的運動會……我不想去了。

健父：為什麼？

健童：我會輸的。

健父：還沒有比賽你怎麼說你會輸呢？

健童：(粵語)鄰班的「大牛龜」說我的手腳都比他短，一定跑不過他。他說我去賽跑是小丑表演，逗人發笑。

健父：你不要管人家怎樣說，你參加了比賽，就要有體育精神，盡全力跑到底。

健童：如果真的輸了……

健父：輸贏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你要享受跑的過程，是你自己努力的成果。也許因為他怕你跑贏了他，所以才這麼說吧，(不純正的粵語)別怕，你準行！

健童：(有了笑容，粵語)唔，我一定盡力跑贏「大牛龜」的！

健父：Attention！

(健童立正，敬禮)

健父：現在總隊長命令你立即上床睡覺，養足精神明天比賽！

健童：Yes Sir！Good night Sir！(跑下)

(燈光轉變)

第三場：共舞

(健父仍站在病房窗前，看著窗外)

(健母上)

健母：你還在這兒？阿健說你一早跑到這兒來。(她打開窗)

(實牆變成半透明)

(男舞者紗後上，緩慢地、無力地跳舞)

健母：阿健今天精神多了，剛才抽血之後也沒有頭暈了。

健父：今兒起了個大早，怕吵醒你，所以自己先來看他。

健母：你哪兒是起了個大早，你一宿沒睡我會不知道嗎？

健父：對不起。

健母：沒事兒，來看兒子又沒有錯。

健父：不，我真的對不起你。

健母：什麼？

健父：我沒用，要你跟了我二十多年，還是吃苦。

健母：老夫老妻，還說這樣的話？

健父：當年我還答應過你父親，要讓你衣食無憂。

健母：現在我不是吃得飽，穿得暖嗎？雖然兒子癩了，但還是一家人在一起，我就滿足了。

(健父緊握健母雙手，感動。)

健母：知道為什麼當年我肯嫁給你嗎？

健父：你說愛我(不純正的粵語)「擔屎唔偷食」。

(女舞者紗後上，慢慢地跳著舞向男舞者)

健母：還有呢？

健父：我愛跳舞，你也愛跳舞。我們……志趣相投！

健母：(笑)那年在你公司的聖誕舞會，你的老闆娘硬要你和她跳舞，你不好推，就跟她跳。我雖然酸酸的，但看到你一副心不在焉的樣子，更好幾次踏到她的腳，我就知道，在你的心裡面，佔首位的並不是跳舞或者事業。

(健父有些靦腆，尷尬地笑，隨即拖起健母的手跳舞)

(男女舞者舞步輕快)

(音樂起)

(光圈照著健父和健母，紗後左右有燈照向舞者)

健父：(二人邊跳邊說)當年我一邊和你跳

舞，一邊向你求婚，我們因跳舞而認識，希望你與我跳舞跳足一生一世。

健母：記得我說什麼嗎？

(音樂繼續)

健父：你說，即使音樂停了，舞池拆了，只要還未死，我倆的舞不會完。

健母：如果說你對不起我，就是你忘記了跳舞是兩個人的事。沒有你，我的舞也跳不成。

健父：對不起！我答應你，無論世界怎樣改變，我倆也不會分離，跳一世的舞。

(男女舞者跳著舞，下)

(此時健已上)

健：(粵語)奇怪，沒理由這麼「肉麻」他(指床上的病人)也不會「打冷顫」的？

(二人停下來)

健父：不「肉麻」又怎麼娶到你媽媽呢？

健：我也跳，來，一起跳舞！

健父：什麼？你……

健：小時候我最怕的就是您帶我去跳舞，土氣極了。但現在(稍頓)，真的很想跟你們跳。

(健坐在輪椅上，伸出手邀請母跳舞，兩人哼著音樂跳。)

(父加入，音樂漸起。)

(三人舞著，陶醉。)

(台燈暗)

(光圈照著健童上，他輕快地踏著滑板車，在台中位置玩花式或轉圈，然後另一邊下)

第四場：尾聲

(台燈再亮，場景如同開場時的海旁。健父和健在釣魚。)

(男喝著酒上，有點醉醺醺)

男：(不純正的普通話)喂，老兄，(粵語)又是你呀，認得我嗎？一年前我在這裡救過你的呀！

健父：啊，我記得你。(笑)你救錯人啦，以為我要跳海。

男：不是我救你，你現在還在這？(見健他也是跳過海的？)

健：(笑)謝謝你救了我爸爸。

男：還是年輕人坦白！

健父：(不跟他糾纏)你沒有帶收音機來？

男：現在沒有一個歌星唱得比我好，連羅文也不唱了。(看見健父在釣魚)你在做什麼呀？

健父：釣魚呀！

男：這裡沒有魚了，一條也沒有，死光了。

健父：(不信)海那麼大，又怎會一條魚也沒有了？我相信，耐心等待，總會有的。

(男沒理他，醉醺醺地自顧自在唱：「知否世事常變，變幻原是永恆……」。男愈唱愈模糊。)

健父：(想起)我學會了唱你上次唱的那首歌，原來很好聽的。其實羅文得了癌症，但他仍然繼續唱。

(男沒反應。)

健父：(不純正的粵語，唱)斜陽裡氣魄更壯，斜陽落下心中不必驚慌，知道聽朝天邊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勵又互勉，哪怕去到遠遠那方——

(男舉起酒瓶，像向健父致敬)

健：(給男一張宣傳單張)有空來我們舞蹈學校跳舞。

男：(給弄糊塗了)跳舞？

健父：我改行了，教跳舞！

健：跳舞比喝酒健康。

男：(更糊塗，舉起酒瓶)好，為跳舞乾杯！

(隱約傳來原唱者的歌聲——

「前程盡願望自命百鍊鋼，淚下抹乾敢抵抗高山，攀過望遠方……」

(台燈漸暗)

(原唱者的歌聲在空氣中盪漾——

「小小苦楚等於激勵，等於苦海翻細浪，藉著毅力恃我志氣，總要步步前望」……)

全劇完

